

## 第九十二回

###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

话说楚怀王恨张仪欺诈，愿自献黔中之地，只要换张仪一人。左右忌嫉张仪者，皆曰：“以一人而易数百里之地，利莫大焉！”秦惠文王曰：“张仪吾股肱之臣，寡人宁不得地，何忍弃之？”张仪自请曰：“微臣愿往！”惠文王曰：“楚王含盛怒以待先生，往必见杀，故寡人不忍遣也。”张仪奏曰：“杀臣一人，而为秦得黔中之地，臣死有余荣矣，况未必死乎？”惠文王曰：“先生何计自脱？试为寡人言之。”张仪曰：“楚夫人郑袖，美而有智，得王之宠。臣昔在楚时，闻楚王新幸一美人，郑袖谓美人曰：‘大王恶人以鼻气触之，子见王必掩其鼻。’美人信其言。楚王问于郑袖曰：‘美人见寡人辄掩鼻，何也？’郑袖曰：‘嫌大王体臭，故恶闻之。’楚王大怒，命劓美人之鼻，袖遂专宠。又有嬖臣靳尚媚事郑袖，内外用事。而臣与靳尚相善，臣自料能借其庇，可以不死。大王但诏魏章等留兵汉中，遥为进取之势，楚必然不敢杀臣矣。”秦王乃遣仪行。

仪既至楚国，怀王即命使者执而囚之，将择日告于太庙，然后行诛。张仪别遣人打靳尚关节。靳尚入言于郑袖曰：“夫人之宠不终矣，奈何！”郑袖曰：“何故？”靳尚曰：“秦不知楚王之怒张仪，故遣使楚。今闻楚王欲杀仪，秦将还楚侵地，使亲女下嫁于楚，以美人善歌者为媵，以赎张仪之罪。秦女至，楚王必尊而礼之，夫人虽欲擅宠，得乎？”郑袖大惊曰：“子有何计，可止其事？”靳尚曰：“夫人若为不知者，而以利害言于大王，使出张仪还秦，事宜可已。”郑袖乃中夜涕泣，言于怀王曰：“大王欲以地易张仪，地未入秦，而张仪先至，是秦之有礼于大王也。秦兵一举而席卷汉中，有吞楚之势，若杀张仪以怒之，必将益兵攻楚。我夫妇不能相保，妾中心如刺，饮食不甘者累日矣。且人臣各为其主，张仪天下智士，其相秦国久，与秦偏厚，何怪其然？大王若厚待仪，仪之事楚，亦犹秦也。”怀王曰：“卿勿忧，容寡人从长计议。”靳尚复乘间言曰：“杀一张仪，何损于秦？而

又失黔中数百里之地，不如留仪，以为和秦之地。”怀王意亦惜黔中之地，不肯与秦，于是出张仪，因厚礼之，张仪遂说怀王以事秦之利。怀王即遣张仪归秦，通两国之好。屈平出使齐国而归，闻张仪已去，乃谏曰：“前大王见欺于张仪，仪至，臣以为大王必烹食其肉，今赦不诛，又欲听其邪说，率先事秦。夫匹夫犹不忘仇讎，况君乎？未得秦欢，而先触天下之公愤，臣窃以为非计也。”怀王悔，使人驾轺车追之，张仪已星驰出郊二日矣。张仪既还秦，魏章亦班师而归。史臣有诗云：

张仪反覆为嬴秦，朝作俘囚暮上宾。

堪笑怀王如木偶，不从忠计听谗人。

张仪谓秦王曰：“仪万死一生，得复见大王之面。楚王诚畏秦甚，虽然不可使臣失信于楚。大王诚割汉中之半，以为楚德，与为婚姻，臣请借楚为端，说六国连袂以事秦。”秦王许之。遂割汉中五县，遣人往楚修好。因求怀王之女为太子荡妃，复以秦女许妻怀王之少子兰。怀王大喜，以为张仪果不欺楚也。秦王念张仪之劳，封以五邑，号武信君。因具黄金白璧，高车驷马，使以“连衡”之术，往说列国。

张仪东见齐湣王，曰：“大王自料土地孰与秦广？甲兵孰与秦强？从人为齐计者，皆谓齐去秦远，可以无患。此但徇目前，不顾后患。今秦、楚嫁女娶妇，结昆弟之好，三晋莫不悚惧，争献地以事秦。大王独与秦为仇，秦驱韩、魏攻齐之南境，悉赵兵渡黄河，以乘临淄即墨之敝，大王虽欲事秦，尚可得乎？今日之计，事秦者安，背秦者危！”齐湣王曰：“寡人愿以国听于先生。”乃厚赠张仪。仪复西说赵王曰：“敝邑秦王有敝甲凋兵，愿与君会于邯郸之下，使微臣先闻于左右。大王所恃者，苏秦之约耳。秦背燕逃齐，又以反诛，一身不保，而人犹信之，误矣！今秦、楚结婚，齐献鱼盐之地，韩、魏称东藩之臣，是五国为一也。大王欲以孤赵抗五国之锋，万无一幸！故臣为大王计，莫如事秦。”赵王许诺。仪复北往燕国，说燕昭王曰：“大王所最亲者，莫如赵。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夫人，襄子欲并代国，约与代王为好会。令工人制为长柄金斗，方宴，厨人进羹，反斗柄以击代王，破胸而死，遂袭据代国。其姊闻之，泣而呼天，因摩笄以自刺，后人因号其山曰摩笄山。夫亲姊犹欺之以取利，况他人哉？今赵王已割地谢过于秦，将入朝秦王于渑池。一旦驱赵而攻燕，则易水长城，非大王之有也！”燕昭王恐惧，愿献恒山之东五城以和秦。

张仪“连衡”之说既行，将归报秦。未至咸阳，秦惠文王已病薨，太子荡即位，是为武王。齐湣王初听张仪之说，以为三晋皆已献地事秦，故不敢自异，及

闻仪说齐之后，往说赵，以仪为欺，大怒。又闻秦惠文王之薨，乃使孟尝君致书列国，约共背秦复为“合纵”。疑楚已结婚于秦，恐其不纵，先欲伐之。楚怀王遣其太子横为质于齐，齐兵乃止。湣王自为“纵约长”，连结诸侯，约能得张仪者，赏以十城。秦武王生性粗直，自为太子时素恶张仪之多诈，群臣先忌仪宠者，至是皆谗譖之。仪惧祸，乃入见武王曰：“仪有愚计，愿效于左右。”武王曰：“君计安出？”张仪曰：“闻齐王甚憎仪，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。仪愿辞大王，东往大梁，齐之伐梁，必矣。梁、齐兵连而不解，大王乃乘间伐韩，通三川以窥周室，此王业也。”武王以为然，乃具革车三十乘，送张仪入大梁。魏哀王用为相国，以代公孙衍之位，衍乃去魏入秦。

齐湣王知仪相魏，果然大怒，兴师伐魏，魏哀王大惧，谋于张仪。仪乃使其舍人冯喜，伪为楚客，往见湣王曰：“闻大王甚憎张仪，信乎？”湣王曰：“然。”冯喜曰：“大王如憎仪，愿无伐魏也。臣适从咸阳来，闻仪去秦时，与秦王有约，言‘齐王恶仪，仪所在必兴师伐之。’故秦王具车乘，送仪于魏，欲以挑齐、魏之斗，齐、魏兵连而不解，秦乃得乘间而图事于北方。王今伐魏，中仪计，王不如无伐，使秦不信张仪，仪虽在魏，亦无能为矣。”湣王遂罢兵不伐魏，魏哀王益厚张仪。逾年，张仪病卒于魏。是岁，齐无盐后死。

却说秦武王长大多力，好与勇士角力为戏。乌获、任鄙自先世已为秦将，武王复宠任之，益其禄秩。有齐人孟贲字说，以力闻，水行不避蛟龙，陆行不避虎狼，发怒吐气，声响动天。尝于野外见两牛相斗，孟贲从中以手分之，一牛伏地，一牛犹触不止。贲怒，左手按牛头，以右手拔其角，角出牛死。人畏其勇，莫敢与抗。闻秦王招致天下勇力之士，乃西渡黄河。岸上人待渡者甚众，常日以次上船，贲最后至，强欲登船先渡。船人怒其不逊，以楫击其头曰：“汝用强如此，岂孟说耶？”贲瞋目而视，发植目裂，举声一喝，波涛顿作。舟中之人，惶惧颠倒，尽扬播入于河，贲振桡顿足，一去数丈，须臾过岸，竟入咸阳，来见武王。武王试知其勇，亦拜大官，与乌获、任鄙并见宠任。时周赧王六年，秦武王之二年也。

秦以六国皆有相国之名，不屑与同，乃特置丞相，左右各一人，以甘茂为左丞相，樗里疾为右丞相，魏章忿其不得相位，奔梁国去了。武王思张仪之言，谓樗里疾曰：“寡人生于西戎，未睹中原之盛，若得通三川，一游巩洛之间，虽死无恨！二卿谁能为寡人伐韩乎？”樗里疾曰：“王之伐韩，欲取宜阳以通三川之道也。宜阳路险而远，劳师费财，梁赵之救将至，臣窃以为不可。”武王复问于甘茂，茂曰：“臣请为王使梁，约共伐韩。”武王大喜，使甘茂往说梁王，梁王许秦助兵。甘茂初与樗里疾相左，恐从中阻挠其事，先遣副使向寿回报秦王，言：“魏已

听命矣。然虽如此，劝王勿伐韩为便。”秦武王疑其言，乃亲往迎甘茂，至息壤，与甘茂相遇。武王曰：“相国许为寡人约魏攻韩，今魏人听命，相国又曰：‘勿伐韩为便。’何也？”甘茂曰：“夫越千里之险，以攻劲韩之大邑，此不可以岁月计也。昔曾参居费，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，人奔告其母曰：‘曾参杀人！’其母方织，应曰：‘吾子不杀人。’织如故。未几，又一人奔告曰：‘曾参杀人！’其母停梭而思，曰：‘吾子必无此事。’复织如故。少顷，又一人奔告曰：‘杀人者，果曾参也！’其母投杼下机，逾墙走匿。夫以曾参之贤，其母信之，然而三人言杀人，而慈母亦疑矣。今臣之贤不及曾参，王之信臣未必如曾参之母，而谤臣杀人者，恐不止三人，臣恐大王之投杼也。”武王曰：“寡人不听人言也，请与子盟！”于是君臣歃血为誓，藏誓书于息壤，遂发兵五万，使甘茂为大将，向寿副之。

兵至宜阳，围其城五月，宜阳守臣固守不能拔。右相樗里疾言于武王曰：“秦师老矣，不撤回，恐有变。”武王召甘茂班师，甘茂乃为书一函，以谢武王，武王启函视之，书中惟“息壤”二字。武王悟曰：“甘茂固尝言之，是寡人之过也。”更益兵五万，使乌获往助甘茂，韩王亦使大将公叔婴率师救宜阳，大战于城下。乌获持铁戟一双，重一百八十斤，独入韩军，军士皆披靡，莫敢御者。甘茂与向寿各率一军，乘势并进，韩兵大败，斩首七万有余。乌获一跃登城，手攀城堞，堞毁，获堕于石上，折肋而死。秦兵乘之，遂拔宜阳。韩王恐惧，乃使相国公仲侈持宝器入秦乞和，武王大喜，许之。诏甘茂班师，留向寿安戢宜阳地方，使右丞相樗里疾先往三川开路，随后引任鄙、孟贲一班勇士起程，直入雒阳。

周赧王遣使郊迎，亲具宾主之礼，秦武王谢弗敢见，知九鼎在太庙之傍室，遂往观之。见九位宝鼎一字排列，果然整齐。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金，各铸成一鼎，载其本州山川人物，及贡赋田土之数，足耳俱有龙文，又谓之“九龙神鼎”。夏传于商，为镇国之重器，及周武王克商，迁之于雒邑。迁时用卒徒牵挽，舟车负载，分明是九座小铁山相似，正不知重多少斤两。武王周览了一回，赞叹不已。鼎腹有荆、梁、雍、豫、徐、扬、青、兗、冀等九字分别，武王指雍字一鼎叹曰：“此雍州，乃秦鼎也！寡人当携归咸阳耳。”因问守鼎吏曰：“此鼎曾有人能举之否？”吏叩首对曰：“自有鼎以来，未曾移动。闻人传说每鼎有千钧之重，谁人能举？”武王遂问任鄙、孟贲曰：“二卿多力，能举此鼎否？”任鄙知武王恃力好胜，辞曰：“臣力止可胜百钧，此鼎十倍之重，臣不能胜。”孟贲攘臂而前曰：“臣请试之，若不能举，休得见罪。”即命左右取青丝为巨索，宽宽的系于鼎耳之上，孟贲将腰带束紧，揜起双袖，用两枝铁臂，套入丝络，狠狠的喝一声：“起！”那鼎离起约有半尺，仍还于地。用力过猛，眼珠迸出，目眦流血。武王笑

曰：“卿大费力！既然卿能举起此鼎，寡人难道不如！”任鄙谏曰：“大王万乘之躯，不可轻试！”武王不听，即时卸下锦袍玉带，束缚腰身，更用大带扎缚其袖，任鄙拖袖固谏。武王曰：“汝自不能，乃妒寡人耶？”鄙遂不敢复言。武王大踏步向前，亦将双臂套入丝络，想道：“孟贲止能举起，我偏要行动数步，方可夸胜。”乃尽生平神力，屏一口气，喝声：“起！”那鼎亦离地半尺，方欲转步，不觉力尽失手，鼎坠于地，正压在武王右足上，跣札一声，将胫骨压个平断。武王大叫：“痛哉！”登时闷绝。左右慌忙扶归公馆。血流床席，痛极难忍，捱至夜半而薨。武王自言：“得游巩雒，虽死无恨。”今日果然死于雒阳，前言岂非讖乎？周赧王闻变大惊，急备美棺，亲往视殓，哭吊尽礼，柩里疾奉其丧以归。武王无子，迎其异母弟稷嗣位，是为昭襄王。柩里疾讨举鼎之罪，磔孟贲，族灭其家，以任鄙能谏，用为汉中太守。疾复宣言于朝曰：“通三川者，甘茂之谋也！”甘茂惧为疾所害，遂奔魏国，后死于魏。

再说秦昭襄王闻楚送质子于齐。疑其背秦而向齐，乃使樗里疾为大将，兴兵伐楚。楚使大将景快迎战，兵败被杀。楚怀王恐惧，昭襄王乃遣使遗怀王书，略云：

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，结为婚姻，相亲久矣。王弃寡人而纳质于齐，寡人诚不胜其愤！是以侵王之边境，然非寡人之情也。今天下大国，惟楚与秦，吾两君不睦，何以令于诸侯？寡人愿与王会于武关，面相订约，结盟而散，还王之侵地，复遂前好，惟王许之。王如不从，是明绝寡人也，寡人不能以兵退矣。

怀王览书，即召群臣计议曰：“寡人欲勿往，恐激秦之怒；欲往，恐被秦之欺。二者孰善？”屈原进曰：“秦，虎狼之国也。楚之见欺于秦，非一二次矣，王往必不归。”相国昭睢曰：“灵均乃忠言也！王其勿行，速发兵自守，以防秦兵之至。”靳尚曰：“不然。楚惟不能敌秦，故兵败将死，舆地日削。今欢然结好，而复拒之，倘秦王震怒，益兵伐楚，奈何？”怀王之少子兰，娶秦女为妇，以为婚姻可恃，力劝王行，曰：“秦、楚之女，互相嫁娶，亲莫过于此。彼以兵来，尚欲请和，况欢然求为好会乎？上官大夫所言最当，王不可不听。”怀王因楚兵新败，心本畏秦，又被靳尚、子兰二人撺掇不过，遂许秦王赴会，择日起程，只有靳尚相随。

秦昭王使其弟泾阳君悝，乘王车羽旄，侍卫毕具，诈为秦王，居武关；使将军白起引兵一万，伏于关内，以劫楚王，使将军蒙骜引兵一万，伏于关外，以备非常。一面遣使者为好语前迎楚王，往来不绝。楚怀王信之不疑，遂至武关之下，只见关门大开，秦使者复出迎曰：“寡君候大王于关内三日矣，不敢辱车从



于草野，请至敝馆，成宾主之礼。”怀王已至秦国，势不容辞，遂随使者入关。怀王刚刚进了关门，一声炮响，关门已紧闭矣。怀王心疑，问使者曰：“闭关何太急也？”使者曰：“此秦法也，战争之世，不得不然。”怀王问：“尔王何在？”对曰：“先在公馆伺候车驾。”即叱御者速驰，约行二里许，望见秦王侍卫排列公馆之前，使者吩咐停车。馆中一人出迎，怀王视之，虽然锦袍玉带，举动却不象秦王，怀王心下踌躇，未肯下车。那人鞠躬致词曰：“大王勿疑，臣实非秦王，乃王弟泾阳君也。请大王至馆，自有话讲。”怀王只得就馆。泾阳君与怀王相见，方欲就坐，只听得外面一片声喊起，秦兵万余围住公馆，怀王曰：“寡人赴秦王之约，奈何以兵见困耶？”泾阳君曰：“无伤也。寡君适有微恙，不能出门，又恐失信于君王，故使微臣悝奉迎君王，屈至咸阳，与寡君一会。以些少军卒，为君侍卫，万勿推辞。”那时不由楚王做主，拥之登车，留蒙骜一军于关上。泾阳君陪乘，白起领兵四下拥卫，西望咸阳而去，靳尚逃归楚国。怀王叹曰：“悔不听昭睢、屈平之言，乃为靳尚所误！”流泪不已。

怀王既至咸阳，昭襄王大集群臣及诸侯使者于章台之上。秦王南面上坐，使怀王北面参谒，如藩臣礼。怀王大怒，抗声大言曰：“寡人信婚姻之好，轻身赴会，今君王假称有疾，诱寡人至于咸阳，复不以礼相接，此何意也？”昭襄王曰：“向者蒙君许我黔中之地，已而不果，今日相屈，欲遂前约耳！倘君王朝许割地，暮即送王归楚矣。”怀王曰：“秦纵欲得地，亦当善言，何必诡计如此？”昭襄王曰：“不如此，君必不从。”怀王曰：“寡人愿割黔中矣！请与君王为盟，以一将军随寡人至楚受地，何如？”昭襄王曰：“盟不可信也。必须先遣使回楚，将地界交割分明，方与王钱行耳。”秦之群臣皆前劝怀王，怀王益怒曰：“汝诈诱我至此，复强要我以割地，寡人死即死耳，不受汝胁也！”昭襄王乃留怀王于咸阳城中，不放回国。

再说靳尚逃回，报与昭睢，如此恁般：“秦王欲得楚黔中之地，拘留在彼。”昭睢曰：“吾王在秦不得还，而太子又质于齐，倘齐人与秦合谋，复留太子，则楚国无君矣！”靳尚曰：“公子兰见在，何不立之？”昭睢曰：“太子之立已久，今王犹在秦，遽弃其命，舍嫡立庶，异日王幸归国，何以自解？吾今诈卜于齐，以请太子，齐必信从。”靳尚曰：“吾不能为君御难，此行当效微劳耳！”昭睢即遣靳尚使齐，诈称楚王已薨，迎太子奔丧嗣位。齐湣王谓其相国孟尝君田文曰：“楚国无君，吾欲留太子，以求淮北之地，何如？”孟尝君曰：“不可。楚王固非一子，吾留太子，而彼以地来赎，可也；倘彼别立一人为王，我无尺寸之利，而徒抱不义之名，将安用之？”湣王以为然，乃以礼归太子横于楚。横即楚王位，是为顷襄王。

子兰、靳尚用事如故，遣使告于秦曰：“赖社稷神灵，国已有王矣！”秦王空留怀王，不可得地，乃大惭怒，使白起为将，蒙骜副之，帅师十万攻楚，取十五城而归。楚怀王留秦岁余，秦守者久而懈怠，怀王变服，逃出咸阳，欲东归楚国。秦王发兵追之，怀王不敢东行，遂转北路，间道走赵，不知赵国肯纳怀王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